

从米尔斯海默看进攻性 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

王 传 兴

【内容提要】具有八十余年历史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名家辈出，而米尔斯海默则是这一流派非同凡响的一位“新”大家。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新保守主义即重实力的一面十分契合，因此是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思想上的“知己”，尽管米氏并不赞成美国现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在伊拉克问题上可见一斑。但是，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在逻辑上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两相暗合，二者之间的关系令人深思。

【关键词】 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局限

【作者简介】 王传兴 同济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博士。(上海 邮编 200092)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4)01-0052-05

冷战结束了，但历史并未终结。这样也就给了国际关系理论一个进一步发展的理由和空间，现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山的“终结理论”也是在对自我的否定中才最终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旧有国际格局的终结和新格局的即将形成。在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过程中，一向活跃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自是不甘寂寞。也因此，我们才不仅看到了像建构主义理论这样的理论创新，而且也目睹了传统理论的新发展。这都是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总结性归纳和前瞻性指导，其中就包括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从传统现实主义到进攻性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它对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回应而产生，至今已有 80 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出现了四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及其里程碑式的作品，分别是 E.H. 卡尔及其 1939 年的《二十年危机 (1919~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汉斯·摩根索及其 1948 年的《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肯尼斯·华尔兹及其 1979 年的《国际政治理论》和约翰·J. 米尔斯海默及其 2001 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这四位作家及其作品体现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发展、成熟、分化过程的不同阶段。

传统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除了 E.H. 卡尔和汉斯·摩根索，还包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乔治·凯南、雷蒙·阿隆、亨利·基辛格、马丁·怀特、斯坦利·霍夫曼等人。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大国追求的是相对权力的最大化——其动力是人类支配他人的本性（或曰人类的动物属性）使然。卡尔曾说过，“只有对政治问题持完全不加批判态度的人才会假定去除政治中的权力因素”。摩根索在他的《国际纵横策论》中开篇即指出，“政治同一般社会一样，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这种规律的根源在于人性之中。……作为政治规律之根源的人性，自力

E.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64, p. 103.

图发现这些规律的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哲学以来，迄未改变。”这种人性使得“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那样，是争取强权的斗争。不管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强权总是其直接目的”。

新现实主义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华尔兹自己就将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它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代表人物包括肯尼斯·华尔兹、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杰维斯和约翰·J.米尔斯海默等人。新现实主义同传统现实主义的根区别在于它“提出了体系结构的新概念，……强调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用手段，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结构现实主义的作家华尔兹指出，“体系可被定义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单元集合。在一个层面上，体系由结构组成，结构是体系层面的组成部分，由此才可以认为单元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集合，而非仅仅是一个大杂烩。在另一个层面，体系是由相互作用的单元组成”。至于权力，华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中，安全是最高目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时，各个国家才有可能放心地去寻求像稳定、收益和权力这样的其他目标。……它们不可能让权力——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成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体系鼓励它们去追求的目标是安全”。

按照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格伦·斯奈德的观点，新（结构）现实主义包括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两个分支，它们几乎同时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人物主要有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1979）、罗伯特·杰维斯（《安全困境下的合作》，载《世界政治》，1978/1）、杰克·斯奈德（《帝国神话：国内政治与国际野心》，1991）、巴里·波森（《军事主义之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英德三国》，1984）、斯蒂芬·范·埃弗拉（《争斗不休的现实主义》，载《国际组织》，1997/夏季刊）、柯林·埃尔曼（《众马之路向：为什么不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载《安全研究》，1996/秋季刊）、西恩·M.林恩—琼斯和斯蒂芬·E.米歇尔（《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当代现实主义与国际安全·前言》，1995）、杰弗里·W.托利弗（《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追求：再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载《国际安全》，2000/冬季刊）、本杰明·弗兰克尔（《重叙现实主义的框架：引言》，《安全研究》，1996/春季刊）和杰克·唐纳利（《现实主义与国际关系》，2000）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约翰·J.米尔斯海默（《回到未来：冷战后欧洲的不稳定》，载《国际安全》，1990/夏季刊；《大国政治的悲剧》，2001）、埃里克·J.拉博兹（《超越胜利：进攻性现实主义与战争目标的扩张》，载《安全研究》，1997/12）、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迁》，1981）和法里德·扎卡里亚（《从财富到权力：美国世界角色的非凡根源》，1998）等。

虽然同为结构现实主义者，但“对于（像华尔兹这样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结构中几乎没有什么动力来促使国家增加自己的权力；相反，国际结构促使各国维持现有的均势。保持权力而非增加权力成为各国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像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这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政治中鲜有维持现状的大国，因为国际体系产生强大动力，促使各国乘机获得权力、削弱对手，并利用各种得大于失的情况。各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

由此观之，一方面，米尔斯海默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对摩根索传统现实主义基本理念

[美] 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 页。

[美]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第 36 页。

Glenn H. Snyder, "Mea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1, Summer 2002, p.149.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25 页。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Hill, Inc., 1979, p.4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26.

Glenn H. Snyder, "Mea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150.

Glenn H. Snyder, "Mea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149.

Glenn H. Snyder, "Mea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p.151-152.

的回归，如对权力的无限追求；另一方面，这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又把安全动机和结构视做一对因果关系——即权力的追求乃是为了获得绝对安全，因而它本质上又是结构现实主义的一支。一言概之，“华尔兹的理论世界里全部是维持现状的国家，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世界里则只有修正主义国家”。

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的嬗变并没有改变其根本特性。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者还是新现实主义者，也无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他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是基于这样一个共识：权力（实力）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即如结构现实主义中的这两大分支而言，“……一种主要解释维持现状国家的安全行为，另一种则主要解释修正主义国家的安全行为。一个国家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趋向于进攻性，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可能趋向于防御性；这两种理论可以分别用来解释该国的（不同）行为”。有鉴于此，美国有学者认为，“或许是结束现实主义阵营中标签和理论泛滥，并使我们共同拥有的一切拧成一体的时候了”。

米尔斯海默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单边主义的一个理论根源？

“单边主义”是目前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轴。具体体现在布什政府 2002 年 9 月 20 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学者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反恐打恐，先发制人；大国关系，全面优势；美国民主，市场经济”。“布什政府安全战略中的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新霸权（帝国）’思想，旨在长期维护美国在全世界不可挑战的领导地位。”依笔者看来，美国“新帝国论”的最核心内容其实还是“安全”——“绝对安全”。布什政府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对外政策，是因为它“并没有认识到，美国的安全现已不可避免地同全球安全和增强国际社会的力量结成一体”。而美国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合作，“实质上，就是要维护目前美国对其他大国的绝对优势”。正如米尔斯海默所坚持的那样，“国际制度（大国合作的国际法基础——作者注）仅仅反映了国家利益和政策，它们并不对权力斗争产生独立的影响”。

熟知当代美国政治的人都清楚，2001 年小布什入主白宫以来，其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而在笔者看来，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本义和精髓是与新保守主义重视实力的一面相通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的确，米尔斯海默对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但这恰恰是米氏理论的悖论，因为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推论正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相吻合。因此，如果要对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间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就有必要将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放在现实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

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和总结，并进而指导现实。冷战结束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左右，由于新的国际格局尚未成形，各个大国都提出了自己对建立国际新格局的观点和看法。如美国的“世界新秩序”蓝图——追求传统等级制的国际秩序，即“美国治下的和平”；欧洲的新秩序观——依然是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即“美欧日三极体系”；日本的“国际新秩序构想”

本文作者认为，米尔斯海默所说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即摩根索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imperialist state)，它们都是谋求改变现状的国家。

Glenn H. Snyder, "Mea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p.151-152.

Glenn H.Snyder, "Mea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158.

Glenn H.Snyder, "Mea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173.

杨洁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和 大国关系》，载《美国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8 页。

Michael Hirsh, "Bush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p.21.

杨洁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和 大国关系》，第 8 页。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W.W.Norton,2001,p.364.

相关内容可参见王联合：《论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外交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4 期。

——与欧洲类同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即建立一个由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中国的国际新秩序主张——追求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国际秩序，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新秩序的准则，等等。简单地说，就是美国的单极世界构想和其他大国的多极世界构想之争，尽管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各自的多极格局版本并不相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由于美国在此 10 年间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其他世界大国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成为傲视天下的“孤独的超级大国”。这样的国际现实为美国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理论——如新罗马帝国论、单边主义、先发制人、进攻性现实主义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也使“布什（政府中）的霸权主义者觉得，美国这个巨人受制于全球体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规范制度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 2001 年推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正是对冷战结束 10 年后的美国外交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前瞻的产物。米尔斯海默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最核心的内容，乃是“为修正主义国家引入了一个理论基础”，从而使国家行为动机中追求权力和安全的最大化、合理化。米尔斯海默认为，“各个国家都倾向于进攻性地看待别的国家，哪怕其最终动机只不过是为了生存。简言之，大国具有侵略的意图”。

由于米尔斯海默强调追求权力的最终目的和动机都是为了安全的最大化，并不存在维持现状的国家，“所有大国都是修正主义者并准备好进攻”，因此所有其他现实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安全困境”在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中就难得见到了。按照这一理论，冷战后美国相对实力的急剧膨胀即决定了它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米尔斯海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起因和霸权国的论述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在他看来，三种模式可以解释战争爆发的几率：两极格局是最和平的，不平衡的多极格局最易走向冲突和战争，而平衡的多极格局则介于两者之间。在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中包含一个潜在的霸权国，而该国将进一步朝地区霸主的方向推进，“因为霸权是安全的最高形式”。潜在的霸权国在谋求地区霸权的时候，其他国家因恐惧而采取的联合行动又会被潜在的霸权国视做对它进行“包围”，因而力图进一步加强其安全，从而导致双方恐惧的升级，最终走向战争。米尔斯海默认为成为全球霸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霸主意味着在所处的体系中它是惟一的大国，“除非某个国家获得了‘明确的核优势’”，即“有能力毁灭对手而不用担心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只是现代史上一个支配、控制西半球的地区大国而已。

从以上的分析介绍中，对于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与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无论是刻意而为——根据本文作者聆听米氏的解释，米尔斯海默本人是绝对否定这一点的——还是理论推导的结果，米尔斯海默通过“权力最大化”以求得“安全最大化”的观点，可以成为小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的理论支撑。而在现阶段，只有美国能够做到“权力最大化”和“安全最大化”。“先发制人”是“单边主义”的核心内容。第二，米尔斯海默所持的“所有国家都是修正主义者”的论调，可以看做是布什“单边主义”的理论准备。按米尔斯海默“无限扩张论”，现有国际制度法律必然成为美国走向帝国的羁绊。若要脱此樊篱而进行帝国扩张，“单边主义”政策就是此类理论的逻辑结果。按照米氏的观点，既然所有国家都是修正主义者，那么美国在“权力—安全最大化”的诱惑下单方面退出全球 100 多个国家历经 10 年辛苦谈判达成的《京都议定书》等单边行为也就言之凿凿、顺理成章了。

第三，既然最能带来和平的两极体系在当今世界已不现实，而多极体系——无论平衡的

Michael Hirsh, "Bush and the World," p.25.

Glenn H.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151.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34.

Glenn H.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155.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345.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145.

还是不平衡的——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又都更可能导致战争，因此，美国今天的最大安全惟有全球霸主——新罗马帝国一途，尽管米尔斯海默在他的书中并未明言。但这一逻辑推论却与米氏的另外一个结论相抵触——他认为全球霸主是不可能的！但现实政治的需要还是促使米尔斯海默得出“霸权是安全的最高形式”的结论。在这样的矛盾叙述中，读者只能得出这样一个违背米氏本意的结论，即如果美国要成为世界霸主，就要“有能力毁灭对手而不用担心报复”，因而小布什政府单方面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并更加积极地开发部署导弹防御体系。

进攻性现实主义带给我们的思考

但是，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的强大实力并没有给它带来预期的安全。J.斯奈德在批评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帝国的诱惑》一文开篇即指出，“美国今天是一个集实力无比与脆弱不堪于一身的矛盾体”。美国的实力是当之无愧的。但布什政府建立在己身绝对安全基础上的对外政策也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布什政府要为自己谋得绝对安全，就必须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中的霸主——自己可以任意行动而无需担心对手的报复；而要成为霸主，又必须要在现有体系中拥有绝对的优势和压倒一切的实力。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指出了美国现政府“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局限的根源所在，同时也为美国完全称霸世界指明了方向。美国“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局限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领域之中：

第一，全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并不是美国一家单独能够解决的。按照米氏的理论，美国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是帝国（霸主），但意欲行使帝国之职权。如果说“9·11”后不久小布什的“非黑即白”的声明还能够因为他人的同情而得到理解的话，那么，在涉及本国安全切身利益的时候，美国寻求绝对安全的作为必将招致反对——就连算不上体系内大国的朝鲜等国家也不例外。最后美国还得同朝鲜这样的一个轻量级国家寻求妥协。美国作为“帝国”的局限性在朝核问题上暴露无遗，这不仅是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局限，也是米尔斯海默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所在——如杰克·斯奈德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进一步的扩张以最好地获得安全，这只是‘帝国神话’而已。”但是，既然“帝国神话”已有米尔斯海默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做支撑，神话未必不能变成“现实”。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极力促成的“北京六方会谈”，美国政府未必不会像它多次宣示过的那样，用武力解决“朝核危机”以求得安全。

第二，作为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组成部分的伊拉克战争，在整个过程中美国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为了求得安全的最大化，布什政府可以甩开联合国单干，可以羞辱法、德等“二流大国”，可以置联合国宪章于不顾而推翻一个它贴上标签的“无赖国家”的政府。但是，即使强如一个帝国，用“最好的防御就是好的进攻”这种说辞来说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预防性战争的合法性也是站不住脚的。甚至连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大家米尔斯海默本人都反对布什政府的对伊战略。“确实，32位杰出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其中大多数是现实主义者，在《纽约时报》上登报反对布什政府的这一战略，其中就包括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因为这些学者深知，“吓阻一个国家发动攻击总是比迫使它缴械、投降或更迭政权来得容易”。如今，作为“帝国”的美国已经“胜利”了，但2003年5月11日小布什宣布伊拉克战事基本结束后至今不断的对美英联军的袭击，以及同年8月19日和29日发生在伊拉克的惊魂恐怖大爆炸——联合国驻伊特别代表德梅洛和伊

Jack Snyder, "Imperial Temptations," p.29.

Jack Snyder, "Imperial Temptations," p.31.

Jack Snyder, "Imperial Temptations," p.37.

Jack Snyder, "Imperial Temptations," p.32.

拉克什叶派领袖哈基姆在这两起恐怖袭击中丧生,使得“帝国”(美国)的对外政策局限再次暴露无遗。米尔斯海默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但按他的判断,美国远不是一个“全球体系中惟一大国的霸主”,因而美国在伊拉克的单边主义政策迟早要碰壁。但是,可以预期,以寻求安全最大化的布什政府恰恰与米尔斯海默的理论相一致,即使在碰壁之后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获得的新权力或与其他大国分享。

第三,如前所述,米尔斯海默认为,“霸权是安全的终极(最高)形式”。布什政府 2002 年 9 月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追求的就是这种安全形式,即建立单极世界(帝国),成为现存体系中的霸主。由此,也可以把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看做是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自然衍生物。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因为权力最大化的逻辑结果就是霸权国的出现。这正迎合了美国当局今天的现实需要。但所谓殷鉴不远,美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但是)即使美国无与伦比的实力减少了传统意义的均势联盟起而反对它的可能性,美国的进攻行为也带来了作用不亚于此的对手。先前的一些扩张性帝国不知不觉陷入过度扩张和敌人的包围之中,尽管反对帝国的均势联盟并不急于这样做。”这进一步凸显了布什政府安全战略——建立单极世界(帝国、霸权)的局限性。作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为了权力的最大化以实现自己的安全最大化和帝国梦,美国可以置《联合国宪章》于不顾、将《京都议定书》扔进纸篓、废止国际刑事法庭、征收进口钢材高关税等,美国因而成为“一个找借口嚷着要礼貌地离开晚会的客人”。殊不知,“这是美国人自己的晚会。每个主要国际机构——联合国、北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都是在美国建立的。”尽管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使自己同那些“老欧洲”盟友在伊拉克问题上几乎走进了死胡同,但这是帝国追求的逻辑结果,拉姆斯菲尔德不在乎,米尔斯海默也“认为联盟在成本上并不能有效代替军事扩张”。

如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一样,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时代的产物。对现任美国政府来说,这一理论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因为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霸主、帝国)正好与米尔斯海默“权力最大化以求安全最大化”的观点相一致。而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这种无限扩张理论的出现,是美国“无与伦比”实力的体现,也说明了在美国无论是官学界还是民间,“帝国思想”存在滋生的土壤。美国单极世界的构想如果不发生变化,未来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势必变得紧张。因伊拉克问题的分歧而导致现在的美法关系紧张即是一例,这就给我们的对外战略提出了紧迫的课题。毕竟,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其对外战略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可忽略。

第二,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即使在“9·11”以后,虽然中国为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了各种帮助,美国还是在其“核评估报告”中将中国列为少数几个核打击对象之一。之所以如此,米尔斯海默从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一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答案。“米尔斯海默(在书中)给美国政府为数不多的几条清晰的政策建议之一就是:从与中国‘接触’转而遏制之(即不惜一切延缓中国的增长)。”因为中国在亚洲可能会“超过日本甚至美国,成为潜在的地区霸主”。美国官学界对中国深刻的不信任决定了“两国政府(“9·11”以后)只是犹豫不决地进入了一个有限安全合作的框架”。

所以,中国虽然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积极斡旋朝核危机,同美国进行区域安全合作,以东道主的身份成功主持了首轮北京六方会谈,但美国政府如果继续循着米尔斯海默的战略构

Jack Snyder, "Imperial Temptations," p.37.

Michael Hirsh, "Bush and the World," p.31.

Glenn H.Snyder, "Mea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164.

Glenn H.Snyder, "Mea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p.168-169.

Glenn H.Snyder, "Mea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168.

David M.Lampton, "Small Mercies:China and America after 9/11,"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2001,p.106.

想往下走，中美安全互信的建立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三，由于美国“单边主义”已在现实中有所碰壁（如愈演愈烈的伊拉克危机），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过分强调国家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权力和安全的最大化”，上述战略和思想已经在美国受到质疑。如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和《国家利益》等刊物就曾先后发表文章对此进行批评。迈克尔·赫什批评道：“美国外交政策的特性就是必须向美国人民兜售这一政策。而单边主义比多边主义既非常容易兜售，概念上又简洁得多。……（单边主义）的收益唾手可得，……但成本是广泛而长期的，……而另一方面，多边主义由于同样的原因，其收益是广泛而长期的、成本是短时的。”杰克·斯奈德也批评道，“帝国神话的历史表明，预防性战争的总体战略带来的可能结果，恰恰是布什和赖斯希望不会出现的。”

由此观之，无论是“单边主义”的战略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它们只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钟摆一端而已。时过境迁之际，难保不能看到一个更注重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的美国政府，前提是其他大国不能任由米尔斯海默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全球泛滥。

结 语

以上一方面简单介绍了作为传统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笔者还对其与美国现政府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及其局限进行了分析批判。走笔至此，不禁感慨良多。且不论这一理论的成败得失如何，单就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构建理论的勇气和胸襟这一点而言，也足以使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的建构方面再难“静若处子”，尤其是在中国正向“全方位”大国迈进的今天。本文的另外一个目的，乃是希望通过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介绍批判，使我们能够从一个理论高度的视角来观察当今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以及这一走向的深层渊源。

[收稿日期：2003-09-29]

[修回日期：2003-12-08]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Glenn H.Snyder, "Mea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p.151.

Michael Hirsh, "Bush and the World," p.42.

Jack Snyder, "Imperial Temptations," p.40.